孔子二千四百五十年
光緒二十五年歲次己亥 三月十一日



議



第十二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清議報第十二册目録

本舘在横濱居留地壹百三十九番

商會議 續前稿

哀時客稿

所謂擴充其條理者何也凡人之生於世間也所需之事不一而足貧也而富之愚也而敎之散也而聚之塞也而通之利益也而保之患難也而救之皆盡人所當有事焉雖然此等諸事非合衆人之力不足以見大效古者專制之世惟獨夫民賊有合衆之權力故此等之事必待命於國家今歐洲諸國民權大伸故此等之事民間自合衆而自舉之西國治化之進蓋以此也今我政府於民政失職既久矣內地且然況海外各埠鞭長莫及爲朝廷敎養之所不逮不及今自合衆而自舉之將待之何時待之何人哉故苟能聯合商會則其條理之可以擴充者蓋有數端焉

一曰廣興敎學中國大患在於乏才夫人而知之矣去年　皇上變法之際曾　詔海外普興學校顧政變以來內地學堂悉就廢棄奚論海外然今日我國不欲自立則已苟欲自立其勢非令國民增長智慧不可內地敎學之事既廢則此事殆爲海外之專任而責無旁貸矣且敎學者又非但爲救天下扶大局計所必需而已即以商務論之我華人經商於外者勤儉明察爲萬國所推然商務不能與人爭勝者學不足也西人之敎商也先

授之以普通諸學而後進之以商業之專門故有商業理學商業史學商業地學商業法學其大者網羅貫通盈虛消息以察商界之轉變其小者纖悉周密委曲詳盡以求商情之入微故西人以商務控制五洲誠有由也今且勿論大局即爲一身一家之計亦當以敎育子弟爲最急之務以我華民之聰明才力而加之學則海外之商權未必讓白種之獨步也或曰海外各埠多有外國人所設之學校苟子弟之有志者皆可就近從學何必汲汲於自立是不然凡敎育之事必以本國人敎本國子弟然後能發其愛國之心而生其聯合之力（專指倡立學校之宗旨非指敎師也）彼西人之設學以敎我者其宗旨不過欲便已之用耳故其所敎之功課僅求足供彼用而止不能成特達之才也故爲今日計宜海外各埠各因人之多少設普通學校若干所而總會別設高等學校擇東西適中文明之都會而建之子弟之秀者以次而升期于大成更廣譯諸書廣興諸報諸埠一氣脉絡貫注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二曰革除惡俗我華民所至各國動見驅逐不以平等之人類相待雖各國私意苛政深可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貪鄙齷齪風俗敗壞倘來者日多則其

惡俗將如傳染之病。徧於國中。悉成穢土。彼之厄我。蓋有詞矣。故我民欲自立於各國。必革除陋習。人人自愛。使彼無所藉口而後可。故戒鴉片之會。不可不設。賭博之業。不可不禁。械鬥之風。不可不息。娼妓出洋之路。不可不杜絕。然欲行此等之事。必須每埠有中央集權之所。有任事提倡之人。有檢查杜絕之法。有安插游民之方。然後可以有效。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三曰恤救患難。冒危險。凌苦辛。別鄉井。適異域。其志固可敬。其情時亦可憐。或疾病死喪。或失業窮餓。天涯慘戚。有甚於尋常數倍者。然此猶屬少數之患難。非多數之患難也。若夫鬻身炎域。傭奴荒陬。入豚笠以長辭。哀鳥鳴其誰訴。山芋幾片。苦莽一盌。恒飢之色淒涼。戴星刈草。帶月墾萊。血肉之軀。能幾猶復。鞭箠交加。販賣展轉。寄身世於地獄。永無出期。等生命于草菅。未知死所。嗚呼。人生慘酷之境。豈有過此者乎。其經商之家。雖免此慘。然以愛力不堅。國力不及。往往受他人凌侮。而致歇閉。虧累牽動多人之事。又如各國或有兵事。而我之公使領事。不能自護其民。有若前年去年古巴檀香山之役。則吾人受累。不知凡幾。故為今之計。當有檢查豬仔之局。設法杜絕新販。收贖舊傭。又當互相聯絡。互

相扶掖。以防倒閉。又當自養國兵。遇他國有戰事。則前往彼埠保護吾民。凡此諸端。皆爲恤救患難之要着、雖然。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四曰利便交通。吾民旅海外者。以數百萬計。每年舟車往返。貨物運載。銀兩匯兌。所費無慮萬萬。若能自通之而自運之。則皆我之利權也。然此之爲利。人人能知之。而莫或行之者何也。蓋此等之事。與西人爭利。西人挾其大力以壓我。我非有相等之大力。則不能以抵拒之。誠能聯各埠爲一氣。合萬衆爲一心。則可以自興輪船公司。自立銀行。我海外數百萬人。人人皆股東。人人皆貨客。交易既增。便易利益。復不外流。則不待數年。而西人所得之利權。奪回八九矣。夫彼之得以制我者。以我之散而無力耳。潮州幇者。商人之最能團結者也。西人畏之特甚。故潮幇之商務亦最大。一潮幇猶且畏之。況吾聯合各埠。悉如潮幇而更加團結乎。以此相競。而不能自存。未之聞也。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要而論之。一埠有一埠之會館。商會者。即合各埠之大會館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規。商會者。即合各行之大行規也。一幇有一幇之公所。商會者。即合各幇之大公所也。苟能行之。則其利益之可見者。蓋有三大端焉。一曰每埠人人自得之利益也。二曰各埠公同均霑之利益

也。三曰協助內地保全宗國之利益也我數百萬同胞之國民不可不深察也。

或者曰。商會之舉。善則善矣。然得無侵國家之權。非我輩分內事乎。答之曰。是不然。凡人生於天壤。皆各有所應得之權利。與所應盡之職分。權利者何。人人自保其安全是也。職分者何。人人自謀其安全是也。夫推原國家之所以立。亦不外為人民保安全謀安全耳。其意蓋謂一人之力不能自保者。則國家為保之。一人之智不能自謀者。則國家為謀之。此國家之義務也。國家不為民保。不為民謀。是之謂失國家之義務。國民不自保不自謀而必待命於國家。是之謂失國民之義務。譬諸人然。當其孩提也。起居飲食衣服。皆仰賴於父母。及其長也。則當自立。若一切惟父母是仰以終其身。非惟不孝。抑亦不人矣。且使一旦遠離父母。將若之何。更使一旦父母大故。又將若之何。今我海外之民。離宗國數千萬里。朝廷雖或愛之。而政令有所不能及。此所謂遠離膝下之時也。而外患之迫。不可終日。然眉之禍。有目共見。父母之邦。殆如風燭。一旦大故。甯可為諱。及今猶瞻徇顧忌。以不侵國權為辭。此何異天涯游子。待顧復而始行。強仕壯年。仰乳哺而後食哉。且慈親之愛子也。未有不望其自成自立者。子能自成自立。則父母賴以養。民能自謀自保。則國家賴以強。反是。則家必落。國必亡矣。

為人子為國民者。當何擇焉。

昔英人之得志于印度也。以七萬鎊金之商會。十數年間。規撫全印。指揮若定。籌餉練兵。設官開港。皆商會任之。國家一切不過問。凡數十年治定功成。乃舉而還諸其國。至今英王帝五印焉。廣州之役。一切兵事。皆十三行商會主持之。卒乃割香港開五口。使英人之權。擴張于東方。香港所鑄銅像。目耽耽視廣州者。即商會首領義律其人也。今英旗所翻。徧大地之海岸。威權炎炎。炙手可熱。游於海外者。莫不艷之。豈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會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職也。盡瘁於海外。以張國權。此國民之職也。我數百萬之同胞。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論不急設商會之危

旅橫濱熱血人來稿

合大羣爲國。合小羣爲民。惟羊能羣。善美從之。蜂蠆能羣。勇夫且避。美國以合羣而王。南洋諸島之生番。以離散而滅。合則興也勃然。分則其亡也忽然。合羣之驗。概可覩矣。今之所謂合羣者何。商會是也。我支那之人。其受外國之虐甚矣。欺陵極矣。屠戮慘矣。如膠州之舉。四明公所之事。毀我聖像。殺我民人。奪我產業。殊無公法。肆意刦掠屠毒。爲民父母者。不但坐以相望。而又趨承鼻息。反助挫我。夫官者民之司命也。吾不知天生民而後立之君之謂何矣。雖然國勢岌岌。延喘苟活。自顧不暇。何有於民。況此二三庸庸。朝夕所晝計者。但求紅其頂。花其翎。褂其袍。肥其身。飽其囊。顧揮氣使。令見之者皆曰。此大人也。苟如是。是亦足矣。奴顏婢膝之事。則常學之矣。外國與萬民之情。則非所知也。此又何足責。然而外人之肆意逞其凶。以刦掠屠戮者。亦以我人心之散緩。無發奮自强之志故足欺耳。不然。爭城爭地。何國無之。而何獨慘遇我中人乎。今國既不能保我子民。則當思所以圖存。而自保種類。夫保之

之法。則莫若合羣。商會者即合羣之實也。夫以我支那之四萬萬人。而出洋者有八百萬人。人數之衆。已媲于歐美望國。若設立商局。自運輪船。團練民壯。大之可以保國與利權。小之可以保身家。此自保種類之良法也。今試言會益之驗。祇以我支那論之。以一強學而止瓜分之議。以一聖學而弭廣西之割。以清國之大。不能抗之。而一會不過數百人。外國聞之而懼。豈不以此數百人。便可強於一國之兵。堅於數百鐵甲。銛於後膛之鎗。利於開花之砲乎。是以合則雖寡不侮。離則雖衆亦滅。故武王以十人同心而興。紂有億兆之衆離心而亡。印度非洲之地。大於我十八行省。而卒爲牛馬奴隸。普魯士之起。不過星羅小國。不及我一縣之大。美利堅之興。惟以數萬小民。不如我一縣之衆。即此可見合羣之益。商會之重也。

夫支那之勢。國已危矣。而又加以戊戌八月之變。天下無王。上下相譌。此正天假強胡之時。外國侵陵。有所藉口。而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惟此其時。瓜分之勢。遂成於今日矣。越師之入。不待留眼可見。戎髮伊川。其在此時。嗚呼、可不懼哉。可不危哉。保類之謀。商會之立。又豈可遲遲也。倘今日不舉。至戎師深入。振奮必難。觀於緬甸琉球

印度非洲安南之事。更足傷心。彼之一蹶不振。爲牛馬奴隸而無已時者。豈其人盡愚。而心甘者哉。抑亦禁錮之使然也。彼之政策施之諸國者既如此。其何有於我黃種者乎。吾知其必有十倍於此者也。彼時嬌妻愛妾。聽人淫辱。身爲人奴僕。子孫爲人牛馬。痛心疾首。忍淚含垢。蒼蒼甚遠。呼籲無聞。滔滔皆是。膈臆誰訴。至此而謀合羣自保。吾恐言未出。事未發而匕首已陷其胸矣。故吾謂商會之立。必在今日。切不可遷延日月。自貽後悔之追。今日之事。譬之於醫。智者未病而醫。愚者病而後醫。下愚延至憔而後醫。至憔而猶不醫者。此愚下之至極者也。今支那之疾。已在腸胃至危憔之時也。夫疾在腠理。湯熨可及。在血脈。鍼石亦可及。在腸胃。則酒醪猶可及。至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夫人有疾。飲在不治。其次在遷延。支那以遷延之故。以有今日若稍再遷延。使入骨髓。雖有智者。難善其後矣。今持此語以告於衆。愚者訾之爲荒謬。雖名爲智者。猶曰子言之過耳。未必如是之甚也。瓜分之語。言之已久。雖然、亦不至如是之速也。今子之言。徒駭人聽聞耳。答曰。嗚呼、支那之所以終成分局者。亦惟皆曰不如是之速而已。不知支那之能至今日者。以我　皇上毅然改革。正如沉病之中。

幸遇良醫。故病可少退。今日病未愈。而逐良醫。故舊症復作。此速死之方也。使前無良醫。不知其斃幾何日矣。夫支那之人之大病。在於疑懦不決。畏首畏尾。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果。此所以我支那振奮之難也。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毒。騏驥之局促。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也。朱柏廬曰、宜未雨而綢繆。勿臨渴而掘井。諺曰、智者慮禍於未萌。豫謀於將至。況今日之事。已渴已萌已至。而吾民猶不知自處。此吾之所以徬徨恐懼。而急於哀哀長鳴者也。曩日之瓜分未至。猶可稍緩。今旅大已割。越南廣州灣膠州山東臺澎福建已隸他人版籍。黑龍江南北太平洋沿岸九十萬三千里之地。盡入於俄。威海衛楊子江一帶。皆屬於英。今三門灣又請矣。沂州之借又見告矣。大則有俄英德法之割據。小則有意奧比丹之要求。羣趨蟻附。虎噬狼爭。今日割一灣。明日割一州。夫支那之地有限。而各國之欲無厭。其勢不盡不止。此比之六國割地事秦。猶甚萬倍。彼以六國之地供一秦之欲。其勢猶緩。今以一支那之地。而飽

萬國之求。其勢易盡。此固不可同日而語也。然今之夢夢者。猶以爲支那之大。任其分亦未必能盡分。或又以爲一州一縣。何介於有無。且不至吾鄉吾邑。又何苦自作杞憂。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猶抱束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自以爲安。今之曰安者。何以異此。又譬之同里火災。火未至。曰吾家無恙足矣。何暇憂人。且吾一人之力。何能爲。而救火者。未必少我一人也。人人如是。則必無救火之人。其火不焚盡。不自止也。及鄰而後懼而救之。猶恐不能自免。至及其隣。而猶歡娛不自知者。非死則夢。今以一國而論。則山東福建吾鄰也。一省之中而論。高雷兩州吾鄰也。今鄰巳盡滅。而吾人尙嬉娛自安。豈人心盡死而夢乎。吾恐敵人之入。財物妻女。必不能爲我有。田業廬舍。必不能爲我物。今吾人雖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夫法人之入高雷兩州也。滅其墳墓。燬其廬舍。淫其妻女。攘奪其財物。屠戮其民人。號咷呼籲。竆無所告。此事實非誣也。此高雷人之所號訴也。此州如是。別州定必如是。他省如是。我省亦必如是。可不懼哉。可不危哉。我舉國之人。急謀合羣自保。如恐不及。勿貪一日之安。至貽後日之悔。則逝水難収。噬臍無及矣。商會之立。可不亟亟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外論彙譯

萬國平和同盟說源流考

國家學會雜誌第百四十四冊。載日本法科大學敎授 法律學士寺尾亨氏所講演之一篇。題曰萬國平和同盟說源流考。其言曰。

自俄皇一倡平和會議。環球新報。評之者不啻千百。然至言此說關於古來之沿革者希矣。余所以欲先舉其沿革之概。次論現下之情形。幷述將來之意見也。然日晷有限。請主沿革而述之。

此次平和會議。新報記者多疑之。謂由俄國從來政策觀之。恐不過一時之權變也。余亦不知俄皇眞意所在。然不論其眞意何如。但由其言觀之。其旨固甚善甚美。世人亦應心許耳。余故姑視此議爲平和理論。實施今日之見端而暢述之。

按此會之主旨。不出三者。一曰、除去現今列國紛爭之原因。二曰、禁止軍備之擴張。三曰、永遠設置保列國平和之公法廷。一切之國際事務。當從法律調理之。

然而由此會議果能使一變現今弱肉强食之世界。而副俄皇及古來學士之所企望否。

乎。果能永行於將來否乎。縱令行於將來。而自今日進其步。果能得到幾程否乎。是余之所疑也。夫戰者、不獨不能廢於今日。即將來亦恐不能也。古人有謂爭戰爲世間不可缺之具。且謂有益於世。又謂將來亦然者。今日哲學家之論。亦有尚戰非戰之兩宗。吾人之學。雖與哲學異域。今舉其一二言之。則尚戰家云。爭戰者合眞理。屬正義。又云、爭戰者爲善事。爲有益。然現今學說多非之。故余亦姑以平和論在今日爲得眞理者。尚戰論爲不得眞理者。試詳而論焉。

余尚有一言者。凡欲列國不利。苟無中立以裁決之者。則勢不能行也。何則、如今日列國對峙之時。每生國際交涉。（國與國有交涉謂之國際故交涉公法謂之國際公法）欲使之相結和局。則必不得不創由法律裁決之方。即開辦萬國公法廷是也。夫開辦之法。雖有數種。要之、猶一國內法廷之裁決涉訟。使原被結其局。其所異者。祗在兩造之爲人與爲國而已。故余之說平和會沿革。間有涉中立裁決之沿革者。聽者諒之。

考之史乘。古代爭戰最多。人民交通。概以干戈爲紹介。若不折一兵。而兩族相見于樽俎玉帛之會。則幾希矣。蓋古之民。各從其種族。各異其宗教。視他族爲敵。所由戰

爭不絕也。然世運稍進。則戰鬬之術亦進。其害愈大愈烈。於是乎人民起想望太平之念。昔在印度。抹紐出而後人民始知結和局。在支那有唐虞之治。周孔之敎。而後生長平和之思想。泰西亦然。如希臘之初。聚落各相凌轢。紛爭無虛歲。然人文漸開。冀平和之念亦漸熟。及伯剌敦出。始創一聯邦於亞都耶幾島上之策。持廢絕兵爭永保和局之見。其後有法蓮古士。又擬創完美聯邦於意痾尼安島中。又安費克舍尼（會名）之成也。亞然斯巴塔諸邑。咸出代理人。（代理代表皆日本人語代表者代其會之人表其意代理者代其國其邑理其事即公法謂君爲代國行權公使爲受君命代國行權也）弭兵爭。裁決國際諸案于此。是今之主張平和之說者。猶往往引此事而證之。曰昔時已有此事。今日豈有不能爲之理哉。希臘已衰。羅馬嗣興。羅馬之民。長於干戈。常事爭戰。及後成一大帝國。遂生平和之念。漸取懷柔之政策。欲俾宇內之民庶。咸安堵於己之管理。乃命黑是亞官（法官）。推啓蒙之由。考其曲直。以決其可戰與否。夫已問其曲直。則屬法律之事矣。足證人心傾向於平和也。當時羅馬法章中。有所謂萬民法者。已設裁決國際案之章程。法家多以爲現今萬國公法。實始於此。及至中古。世運復替。蠻人侵入之世。兵馬倥偬。紀綱壞亂。以及封建之世。更相兼并。以及王國之世。攻伐尙不

已。反覆沈痼。生民之患極矣。於是人人專務傳播耶蘇敎。以圖和平。故當時羅馬法王之以結和局勸諸王侯也。有神命之休戰。神意之和局等語。

降及近古之初。爭戰之數。較之往古頗減。且自國力平均之說起。至不得猥以攻伐闢國土。然徃徃有藉口於是。刼資攻伐者。然文化稍開。國際諸案多主和局。唯交涉漸繁。時不能無開釁。當其開釁。則戰鬪尙慘。未曾有所謂戰時公法者也。至十七世紀之初。和蘭骨羅修司。始有和戰法律之著。蓋骨氏以前。雖非無倡此說者。而世之能傾耳者少也。骨氏之法。固未能使凡百之國際案悉成和局。然自非有至當之理。干戈決不易動。並戰時亦有多少法規等。俾戰鬪漸帶法律氣味云。若夫欲實施一切禁絕爭戰。永維持平和之說者。實自法國顯理四世始。蓋出於其臣修禮之意也。顯理近代之明主。已能治其國。乃進擬結合全歐爲一大共和國。以維持治平於無疆。多以此之宗旨。解既成之轇轕。其後至綠樹四世之朝。法國又有敎士仙彼爾。著萬世平和策以公于世。蓋亦在推演顯理四世之意而完成之。會有士烈比條約。乃本之而詳論平和之畫策。千八百十五年。德意志聯邦之成於維也納一會者。實全賴此書之力也。後至

盧錯氏。愈敷衍此書。遂立原則之體。現今所謂戰時法之原則曰。爭戰者。成於國家與國家之公事。非一人（一人者法律學之定語蓋謂一私人與國家無涉者也）與一人之私事。有兵卒軍隊之職分。而後始生此關係焉。是雖係盧錯氏之言。實胚胎于仙彼爾氏之說者云。（此稿未畢）

評論萬國平和會議

西三月三十號日本報云。萬國平和會議。將以五月十八號開于和蘭國都。倫敦太晤士報評之曰。平和會議之要旨。在節損軍備一事而已。欲知其國之果遵行與否。須在會畢之後。代議政體之國。固可由議會之成案而知之。若專制之國。情形幽闇。至爲難信。且遵行之序。當以內外無虞之國爲首耳。今夫俄國以專制爲政體。以强大冠于宇內。然則首示列國以實踐之務。俄國其能辭乎。是雖不過一報舘之私論。亦可以知英國輿論之一斑焉。

西三月二十七號大坂朝日報云。萬國平和會議。問其旨則如其名矣。天下之人有不賛此擧者哉。然國情各異。利害相反。望其實施於一時之妥商。可謂至難矣。此次會議。想列國對俄國之請。唯唯塞其責而已。初俄國欲以其國都充會議之所。然料列國

之意。有所不可。乃謀諸瑞典。瑞典辭。又謀諸某國。某國亦辭。盖皆恐事端之或生於此也。乃轉謀於和蘭。和蘭欣諾。遂有此擧焉。如其會同委員。列國雖未派之。想應命駐紮該地文武官也。其議長。盖和蘭外部大臣活火爾氏當之云。

清國東遊學生

西四月一號時事新報云。現今肄業於我日本之清國學生。學術日進。前途洵屬有望。是本邦教習等之所語也。頃聞自清國歸者之語。却有憂患東遊學生之無成者。問其故。則謂從來華人於貨殖之道。勇往忍耐。不避水火。而至肄精微之學。則氣力甚弱。向來隨使署而來遊學者。其數不少。然半途氣沮神消。空手回國者。比比皆然。是道其所以憂慮也。今也文明之運。將大興於其國。彼之負笈東遊者。必有勉學之心。我當道激之勵之。以助其成可矣。安得以昔日例之哉。

論清德啓爭之大勢

西四月九號臺灣日日新報云。客有聞清國沂州爲德人所占領者。造余宅而閒談喟然嘆曰。清國數十年以前。其兵猶克奮勇以壯河山。其民猶克聯團以衛社稷。而其官吏

紳者亦知約束兵民以保全乎時局。是以匪氛內埽。敵患外捐。四鄰輿交。莫敢動侵淩之想。至於近今。兵則濫充失練。少同澤之雄心。民則苟且偷安。乏成城之固志。國家外攘有事。禦侮莫資。不得已而和强隣。許以借地駐軍。通商傳教。兵民之與接者。偏轉不自量力。遇有小忿。輙敢啓爭。官吏紳者。又莫能節制之。以致釀成巨釁。貽累國家。前者德假膠灣。爲戕教士起見。此次沂州召禍。得毋因覆轍重尋乎。余曰、是固或然。而未可據爲擬議也。疇昔淸人習氣。誠多嫉視洋人。喜開嫌隙。邇來震列邦之方盛。知其國之積衰。主客周旋。應解退讓。所病者勢殊强弱。厲階有未易防耳。雨雪之沾滋也。起於微霰。波濤之奔湧也。積於涓流。干戈之糾連也。兆於細故。國家時方杌隉。滋他族以逼處。雖事事盡東道禮。冀免興戎。亦難保窺伺之者不生端而逞欲也。矧如德人於淸。旣借膠灣爲根據地。得隴望蜀。情所易動。沂州之役。安知非乘機激變。使淸人墮其術中。而後挾之以藉口哉。不然。軍士之鬬。會堂之襲。信甫傳諸遠方。而沂州旋聞占領。策應何其速歟。夫沂州在山東省。鎭齊魯之舊域。跨海岱之雄區。障兗濟而控登萊。用武必爭之地也。玆爲德人占領。且勿論緣起如何。但論事已至

是。清廷欲以空言折衝。求如汶陽之歸。殆不易焉。而欲以戰復之。抑亦甚難。當此之時。苟非有仗義友邦。出爲解紛。天下事將益多矣。嗟乎、清自膠灣許借。尋而旅順大連威海九龍廣州等處相繼授人。其他鐵路礦務諸利權。亦多落於人手。近者意國方求三門。而德國復入沂州。果其久假不歸。將來各國相踵。不但未分甘者必有效尤之念。即曾染指者亦必有請益之思。清之沿海土地。直如列邦公業。其冰判瓦解之機。已可概見。雖然、列邦視清土地。既同公業。愈當共議保之。不可速其危亡。蓋清而克存立也。其國所有之利。列邦尙得分沾。清而遽摧殘也。其國之盜賊必生。烽煙必起。地方擾攘。流害靡窮。列邦所分之利。恐難盡獲保全。且也清不能自撫土地。任人取之。列邦分配不均。勢必互相爭奪。尋仇搆怨。禍徧寰區。其關係何止亞洲哉。

究論黃種將來之移植

西四月二號臺灣日日新報云。桀亡于湯。而淳維入匈奴。秦亡于楚。而弓月入日本。使黃種不幸被逼迫。則遁逃伏竄者。何地之依。清國薛福誠氏曰。澳洲之域。今華人之居者戶口數十萬。他日移種。必王于斯土。夫南洋羣島。與清國傳近若肘腋。輪艦

所抵。或昧爽而發。見星而達。任力役于是者以兆計。薛氏皆無取。顧獨有取于大陰之澳洲者何也。豈不曰赤道之下。其氣暍暑。其地輕脆。其人呰窳。處沃土而與不材之民居者。必不可以爲善國。惟澳洲則見南極之出地。同爲溫帶。天氣發斂。與北緯不異。故意移植者之必在于是也。曰、苟如是則猶西班牙之分國于巴西。今西日瘠弱。而巴西乃與美利加等大。是其比類也。則猶大鵬之生於桃蟲也。雖然、薛氏不取于三隅。而獨取于南服者。則以爲避俄而已矣。然則祕魯墨西哥諸國。其在西半球。亦居南部而爲屏蔽。其政令條教。盖眸哆無可觀者。安知黃種移植之不在于彼也。今大地之言曰。白人必勝黃。若祕墨諸國者。其法令未立。其巫蠱禁祝之風未去。與紅人襍糅而成其汚俗。非直絀于齊州。亦不逮阿富汗矣。雖然、觀于草昧。則歐亞二洲。近不過六千年。而祕魯乃有五萬年之文物。然則賢劫之初啓。于吾東半球方爲嬴蛤海苔之世。而彼乃先進而爲文明也。且夫文明則必有復故之日矣。今其浸微浸昧。而相聚以入幽谷者。白人弗能化也。密雲不雨。濁河不澄。變祕墨之風而反之泰清者。又安知其不在黃人之移植者也。難者曰、天下有遁逃伏竄而能撫有他人之國者乎。曰、



含血之倫。必有精銳之氣。精銳之氣。蟄伏于胸中。若水之有隱熱。非淬之厲之磨之礲之。則不足以發。故自古常有亡國敗家。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飛廉之遁逃伏竄于霍太山。而小戎之詩。繼之以作。其子孫遂足以覆六雄。帖木兒之遁逃伏竄于撒馬爾罕。而能北入俄羅斯。南屠印度。西滅土耳其。殷之遺孽。元之遺裔。其驍健足以有爲也如此。而況上哲哉。是故黃種之移植。其或在澳洲與。或在祕魯墨西哥。未可知也。其遺植之必在于南部。則既可知也。天地之道。日中而還。月盈而匡。田鼠之上騰。或爲飛絮。積灰廢炭之在原野。或足以生蠅蚋。盛衰文野之限。固無有一成而不可變者。是故聖人盡其陽節。守其陰節。順民之所爲。而降命于山川以殺大地。

萬國近事

比利時索租界

西三月三十號時事新報云。意國之要求不遂。而比國之索地。忽又報于北京電音矣。然世人頻驚風鶴。遂不暇審顧。不知比國之要請。在欲獲一租界于漢口。張總督曰。比國現無一羈旅於中國。我未知貸地之意。竟却其請云。

丁抹兵輪將到清國

西三月三十一號時事新報云。瓜分中國。不獨英俄德法之强國已也。意國傚顰。比國接踵。奧亦竊有染指之意。聞其巡洋艦盖瑞林、也律阿士、已入南海。而聞風慕羶者未已。日前又有丁抹將派其兵艦於中國之報。夫丁抹濱北海之一小邦耳。其於清國非有商務之大利權。國人之僑寓清國者。亦在有無之間。今敢由歐洲大陸。遠派兵艦於絕東之溟渤。果何意乎。噫、堂堂赤縣。至下受丁抹之侮。可憫也夫。

英艦動靜

西三月二十八號時事新報錄北清日日報云。頃英艦隊大加警備於直隸灣口廟島。又



聞樹國旗于舟山島上云。

意國動靜彙報

西四月一號時事新報錄上海專函云。意國亞美利戈費奴鋪雞艦。已經新嘉坡。將抵香港。該艦體屬三等裝甲巡洋兵輪。載重二千七百九十五噸。馬力三千三百四十四。速率十四海里。載兵士二百六十五人。備砲二十尊。或曰、該艦載重二千八百五十九噸。馬力五千四。兵員二百五十人。砲數十五尊。速射砲四尊。而麻兒閣玻羅、也爾巴之二艦。已寄椗于芝罘。

前駐清意國欽使。以本月十五號去京師。今在天津。新欽使已進京。現棄前日要索。更復藉英國之助爲新請云。世間傳說。此次意之轉索爲象山港。港在牛鼻山之西北四五英里。近接舟山群嶋。蓋好碼頭也。或曰、意國向來派人往浙江地方。擬獲礦務及鐵路之利權。今卜碼頭于此者。圖其便也。或曰、意國之以此地代三門灣者。恐日本之干涉也。此說甚難信。姑錄之以俟徵驗於他日也。

此次清廷之視意國。猶數年前視我日本。若不甚爲意者。然南方之警備頗嚴。本日發

刋之中外日報云。浙江巡撫劉樹棠。飭鎭海吉字營統領吳哲仁。及定鎭統領余朝貴。趕緊嚴備邊防。二統領已從事於此。又云、淸廷謂意國要索。洵屬無理。事若至決裂。亦斷弗許焉。又云、本來三門灣。法國所欲借而爲屯煤處。而英忌之。竊慫慂意國。要索淸廷。若不見聽。乃欲使其約永不割與他國也。

南京開埠

西三月二十七號大坂朝日報錄上海來函云。據南京來信。中國以該地爲通商公埠之事。今確不容疑云。稅務司已於本月一號開工建築。應以四月一號。課稅商貨也。外國敎士之徒。多就於豫定租界。大買收地皮者。然現下華民之有地皮者。各建署標名于其地。姑停止地皮之買賣。日前劉總督打電於羅巴士哈氏。請借練達事務西人兩三名。是亦欲使助開埠事務也。

韓國開埠

西三月二十八號時事新報云。韓廷以自五月一號。當開咸鏡道城津、慶尙道馬山浦、全羅道群山浦爲公埠。並開平壤爲公市等語。日前均照會各國駐韓領事。

韓廷政變

西四月一號日本報錄漢城來函云。春來漢城之政界。安靜無事。蓋近年之所絕無也。雖時非無負商輩之蠢動。而獨立協會既箝口。萬民公同會既解體。皇國協會既消毿。其他曰某曰某。一切公會。咸既斂迹。消息杳然。無復可聞矣。於是乎、志士徒撫髀肉。逸士齊謳昇平。然爭權勢如彼。貪苞苴如彼。道義之頹廢。士風之萎靡亦如彼。惡所得確立內政。刷新外交乎哉。今也、政府由奏請四十七郡守之選擇更任一案。忽觸逆鱗。霹靂一聲之下。議政府參政沈相薰處流十五年。內部署理大臣閔丙漢處流十年。其他外部朴齊純、度支閔永倚等。悉被免黜。唯宮內大臣李載純、以其職無涉政務。法部俞箕煥、學部申箕善、以或抗奏請之議。或不署名奏疏。並僅免焉。於是乎、沈氏所搆成之政府。全歸土崩瓦解。申氏轉議政府署理。閔種默自議政府贊成任內部署理。僅保舊政府之餘喘。以待新政府之成而已。搆成新政府者誰。蓋趙秉式也。夫此次政變。固雖發于奏請一案。深詢其原由。蓋有數因焉。外間傳云。俄國駐韓欽使。向强索韓廷以訂捕鯨合同條約。而韓廷弗聽。俄使患之。陰用詭計。遂及於此。又

云、嚴貴人之覬覦椒房也久矣。而未得其志者。以沈氏之黨在朝也。乃與趙氏竊相結托。乘有此次之奏請。百方誣之。遂及於此。一說必有所由。然貴人之斡旋。若爲最得主因者然。趙氏之搆成新政府。彈冠者何人。紛紛飛語。不知所歸。而列國使臣之於此變。亦僉如聾如啞也。嗚呼噫嘻。內外多事之時。國情如此。可勝慨哉。

威海近信

西三月三十號大坂朝日報云。英人從佔有威海衞。擬募集華民編成一軍。其初應募者甚少。英人苦之。邇來增其餉項。於是應者驟衆。絡繹不絕。選擇極忙。情形如此。其完成可期也。兵營先擬暫建設可容百六十五人者。現已開工。餘逐次興辦。其牙營應新設威海市之北。前年日本軍駐屯之址。又劉公島兵營之修築。將前者喫鴉片室並不適衞生之舊構。一切撤之。內部殆改築之云。

膠州近信

西四月一號大坂朝日報云。膠州灣之經營費。已經德國議院之議定。其欵項凡八百五十萬馬克云。頃德人又尋得一煤礦於該灣附近。煤質最適軍艦燃料。駐屯之將得

利皮子曰。吾輩之修築此灣。當比英國之闢香港。當時香港爲地。荒蕪寂寥。非有不值一文錢之稱乎。而今則如何。然則此灣亦安知異日不爲東方有數之一市塲乎哉。其意氣之揚揚可想矣。

閱操隱謀

西三月二十四號時事新報錄上海專函云。頃西后命軍機大臣榮祿。統直隸新舊各軍二十萬人。大閱于京師。其期盖在六月。或曰此舉洵有深意存焉。噫嘻、其如社稷何。又云。傳說駐華英欽使麻克德拿。要請於中廷。以不割讓河南一省於他。並開該省爲各國貿易地之事。蓋以旅北京之英商辛芝給。已獲河南採礦權。而近來有俄法比三國之人。亦將均開辦礦務于該省之情形也。

無綫電信

西四月一號時事新報云。英法兩國間一百米里。無綫而得通電信。已據路透電報。經誌本報。聞說意人麻兒格儞氏之創此見。既在兩三年前。其說曰、于發信受信兩處。各縱立一銅線於空際。則兩處之間。不樹一桿。架一綫。必可通音信。然曾實查之。兩

處距離。過十二米里則不通。麻氏謂銅線短耳。若能長之。豈有不達遠地之理。精究益勉。想此次遂奏其功也。又聞美人尼可拉的斯刺氏。亦創有不用一綫送電流。可以轟沈兵艦之法。要之、無綫送電之方。見其實用將在近矣。

日兵撤去

西三月三十一號時事新報云。本邦海兵。以本月二十九號朝九點鐘撤北京駐屯。去到塘站云云。

美國男女婚嫁數

西四月十二號。日本泰晤士報云。美國離地士堪報論歐美男女婚配之事甚詳。玆僅載其畧曰。俗語云、婦人生世無甚機會。惟於嫁時算一生大事。且人多不能免焉。然男女婚嫁時。每因境遇不同。有異致者。蓋輙有數端。一曰所由之風俗各別。二曰貧富懸殊。三曰性情各具。此三者皆若有所限。而不能以自由者。由此以考美洲人婚娶時事。即知其情形若何矣。

考歐美各國。女子年紀適合嫁而未嫁者。以美國爲較多。有某算家統計美國人口。謂

如以一千九百六十五名人數計之。男常居一千。女居九百六十五。統歐洲人數計之。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十九。然此特統歐羅巴全洲計之耳。若將各國分列其男女多寡之數。抑又不同。葡萄牙國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八十四。士威頓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六十四。那威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四十九。英吉有利男一千。即有女一千四十七。西班牙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四十五。瑞士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四十。德意志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三十九。奧大利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三十四。俄羅斯有男一千。即有女一千二十七。惟法國女子之多於男子。每千人數僅多四名耳。統查歐洲各國凡女子願嫁者。不難如願。蓋男衆而女尙寡也。至女子之難於得配者。莫如北美洲之嫁唓倫島人。蓋其地每有一千男子。即有一千一百三十四女子也。

穀麥豆猪牛肉等物。皆人生所藉以爲養者。價値之貴賤。而嫁娶之多少常因之。故觀物價表之低昂。算家幾可以按列婚嫁表矣。然惜美國各省遞年婚嫁人數冊不能久留。故欲將全國婚嫁數表列清楚爲甚難之事。欲確查之。至少每省能存留四十年前後婚嫁數。後然能表列清楚。然有時可即以槪其餘者。自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至八百

五十四年。美洲歲收豐稔。物價平賤。故米錫箚式士地方。一千人中。嫁娶至有二十六起。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至八百五十九年。此數年間。商務敗壞。故就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內計之。一千人中僅得嫁娶十七起。一千八百七十三年至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此數年間農務荒歉。各製造局均多失業。物價奇貴。故就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一年計。每千人中嫁娶之數。又由二十一起降至十八起。千八百七十九年內一千人中嫁娶僅得十五起。統計前後二十餘年間。一千人中之嫁娶。竟由二十六起而降至十五起。相去豈不遠哉。又當美國南北大亂之時。每千人中得十七起。及大亂既平。正當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則有二十二起。

凡婦人學問優長。多有不肯嫁人。男子飽學而不娶者尙少。此事嘗有美國報館極論其事。然於何徵之。徵之於大學堂之女生而知之。蓋此等女子學業既成。便可出而充學堂敎習之任。則其擇配比尋常女子固難。若由大學卒業。出中學敎習者。即比大學堂尋常女生亦較難。蓋中學敎習。絕少與男子來往。縱有男客拜訪。亦動多禁制。（西人於師範極嚴既爲人師則於市俗一切細事不能預）實與女尼（非言中國僧家女尼）無異。可知其擇配更難也。至大學堂之女生。其出嫁之數。

又比中學女生爲多。清查之法。係按年紀以考女生出嫁之多少。其年紀在二十五歲之間者。考得大學堂女生(三八一)。中學堂女生(二九六)。在三十歲以上者。大學堂(四九七)。中學堂(四〇一)。在三十五歲以上者。大學堂(五三六)。中學堂(四六六)

美國波士頓地方人民五十五萬。每年發出準婚憑票六千二百六十九張。山傳蘭司士哥(即舊金山大埠)人民三十五萬。每年發出準婚憑票三千一百三十五張。聖雷士人民有六十五萬。比波士頓多十萬。去年發準婚憑票不過四千八百四十五張。比波士頓準婚憑票減一千四百二十四張。紐約人民三兆三十五萬。去年發出憑票有二萬五百十三張。費列爹勞匪亞城人民一兆二十五萬。去年發出憑票七千七百九十三。據以上五城。人民婚票比較得數。便可概美國全國人民婚嫁之數矣。

各國憲法異同論

新會梁　任譯

憲法者。歐語稱爲孔士九當。其義盖謂可爲國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屬國家之大典。無論其爲專制政體。（舊譯爲君主之國）爲立憲政體。（舊譯爲君官共主之國）爲共和政體。（舊譯爲民主之國）似皆可稱爲憲法。雖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稱。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爲憲法。故今之所論述。亦從其狹義。惟就立憲政體之各國。取其憲法之異同。而比較之云爾。

第一章　政體

政體之種類。昔人雖分爲多種。然按之今日之各國。實不外君主國與共和國之二大類而已。其中於君主國之內。又分爲專制君主立憲君主之二小類。但就其名而言之。則共和國不與立憲國同類。就其實而言之。則今日之共和國。皆有議院之國也。故通稱之爲立憲政體。無不可也。故此書所述。專就立憲君主國。與共和國論之。而專制君主國不與焉。



全世界上之立憲君主國共和國等。其名稱雖同。至其國內之實情。則各國皆不同。其君主政府之權力若何。國會之權力若何。人民之權利若何。互有大小强弱之異。不可不察也。

憲政（立憲君主國政體之省稱）之始祖者。英國是也。英人于七百年前。已出專制之政體。漸變爲立憲之政體。雖其後屢生變故。殆將轉爲專制。又殆將轉而爲共和。然波瀾起伏。幾歷年載。卒能無恙。以至今日。非徒能不失舊物而已。又能使立憲政體。益加進步。成完全無缺之憲政焉。

其餘歐洲大陸之各國。亦於近古以來。次第將變專制而爲立憲。不幸爲君主。及貴族所壓制。其收效不能比英國。於是由壓力而生激力。壓之愈甚。則激之愈烈。至西歷十七世紀之末。（即距今百年前也）法國民變大起。摧毀王室。而行共和之政。其後更爲拿破侖之帝政。又爲王國。屢次轉變。糜爛不堪。其餘各國。亦相繼騷亂。政體頻變。蓋各國憲政之成就。不過數十年耳。

若英國之憲政則不然。自近古以來。非如各國之有大騷動。故能次第進步。繼長增

高。又各國之憲政。多由學問議論而成。英國之憲政。則由實際上而進。故常視他國爲優焉。英人常目他國之憲法。爲紙上之憲法。蓋笑其力量之薄弱也。

憲政之國。在歐洲則除俄羅斯土耳其之外。其餘各國皆是也。在亞洲則日本是也。土耳其當十餘年前。騷亂之際。曾一布憲法。設議院。後卒中止。故至今仍爲專制國云。

第二章　行政立法司法之三權

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鼎立。不相侵軼。以防政府之專恣。以保人民之自由。此說也。自法國碩學孟的斯鳩始倡之。孟氏外察英國政治之情形。內參以學治之公理。故其說遂爲後人所莫易。今日凡立憲之國。必分立三大權。行政權。則政府大臣輔佐君主而掌之。立法權則君主與國會（即議院也）同掌之。司法權則法院承君主之命而掌之。而三權皆統一於君主焉。雖然其實際則不能盡如此。如英國之巴力門（即英之國會也）有黜陟政府大臣之權。（凡憲法政府大臣之進退其權皆歸君主）蓋行政立法二權。全歸國會之手。故英國之諺有之曰。國會之權。無事不可爲。除非使男變女。女化男。乃做不到耳。觀此可知其權力之大矣。惟司法之權。則仍歸于法院也。

其餘各國凡有政黨習氣之國。其國會之權力亦甚大。不特能壓倒行政官而已。亦時時能黜陟之。若奧地利德意志及日耳曼之各邦。爲無政黨習氣之國。則反是。又如美國雖屬共和政體。然其行政之大權。實歸大統領之掌握。其政府大臣。大統領得任意黜陟之。蓋行政官之權力。比于政黨習氣之君主國。反有加云。

孟的斯鳩又云。行政權即行法權也。後世學者。多誦此語。各國之憲法。亦多引用之。是蓋懲于前者君主與政府之專恣。欲裁抑其權力。故謂君主及政府之職。但當奉行國會所議之法律而已。殆有爲而發也。平心論之。國家之政務。决非徒執行法律。遂可以盡其責也。故近世學者。頗有辨此語之非者。又康士湯竟、弗耶、等諸碩學。別言國家之權力。爲四大權。以行政權爲最重。而隸于行政權之下者。有立法司法兵馬三大權云。從來三權鼎立之說。皆以爲兵馬權包含于行政權之中。雖然兵馬權之性質。與行政權實有異。康氏弗氏之說。亦不爲無見也。

又孟的斯鳩以爲三大權。必須分立。不相統攝。然後可保人民之自由。有碩學布龍哲駁其說。以爲三權全分離。則國家將有不能統一之患。故三權决不可分。而亦不可不

分。惟於統一之下而岐分之。最爲完善云。

第三章　國會之權力及選擧議員之權利

古代國會體裁未完備。有分爲數院（即議院）者。亦有惟置一院者。今日則除日耳曼之數小邦。及瑞士之數小邦。惟置一院外。其餘各國。無不有上下二院。蓋兩院並置。其益甚多。蓋所以防議事之疏漏。而加鄭重綿密。又能使進步保守兩黨之宗旨。保其平均。蓋上院之員。每多保守黨。下院之員。每多進步黨也。

上院之制度。各國不同。如英國全以王族及貴族及高等之教士充之。而貴族之內。有世襲者。有選擧者。奧國普國及日耳曼各邦。其制雖互有小異。然皆以王族一。貴族二。高等教士三。有功于國事。有功于學術者四。富有田產者五。太學之代表者六。（代表猶頭領之意然亦稍異蓋衆人之意皆可託此人以代宣之則謂之代表）大都會之代表者七。充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亦大畧相同。比利時、荷蘭、瑞典、嗹國、則少異。上院員獨重納稅多者。其數每更多於他類云。那威之制度。下院議員選擧既定。乃選拔其四分之一。以爲上院議員。

各國上院之制。大略如右。要而論之。凡君主國之上院。其選員約分三種類。一專取

貴族者。一專取多納稅者。一兼合數種者。惟德意志帝國因聯邦而立。故其上院。由各邦政府派全權委員以充之。

至于共和政治國。（舊稱民法國）上院之制度。法國則於各縣由選舉委員所選舉之議員充之。美國及瑞士。皆以聯邦而立。上院議員。則各邦之代表也。其選舉之法。美國則由各邦之邦會公舉。瑞士之選舉。又分爲二種。其中有數邦由人民選舉。有數邦由邦會選舉。

上院之制。隨各國之國體而異。既已詳之。至下院之制。則不然。無論君主國共和國。雖國體大異。其制皆如出一轍。皆由人民之公舉。爲人民之代表。至如英國有云某大學之代表者。則因其大學有許多土地故耳。

下院議員選舉之法。大率分國內爲數區。名之曰選舉區。其每區得選若干人。皆有定額。至如何然後可以被舉。如何然後可以舉人。其權利則各國小有異同。要而論之。可分爲有限制無限制之二種。無限制者。凡男子及歲。悉與以選舉權。（除瘋癲及刑人不在內）法國德國瑞士是也。其餘各國多爲有限制者。其限制或以年齡。或以財產。或以納稅。種

此稿未畢

道濬川鑿險咸視此。有田焉。建學興機器以耕之。凡材木水利畜牧蠶織咸視此。有工焉。建學興機器以代之。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糖咸視此。大富則為大廠。中富附焉。或別為分廠。富而能設機器廠。窮民賴以食。物產賴以盈。錢幣賴以流通。已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不惟無所用儉也。亦無所用其施濟。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發其覆。遂至充溢溥徧而收博施濟衆之功。故理財者慎毋言節流也。開源而已。源日開而日亨。流日節而日困。始之以困人。終必困乎己。猶大旱之歲。土山焦。金石流。惟罍守蹏涔之涓涓。詡可私於己。果可施於己乎。則孰若濬清渠。激洪波。引稽天之澤。蘇渺莽之原。人皆蒙惠。而已固在其中乎。然而昧者聞之。又將反其實曰。機器奪民之利。噫、何不觀於歐美諸洲。而一繩其得失也。今且詰之曰。民之貧也。貧于物產之饒乎。抑貧于物產之絀乎。求富民者。將豐其物產以富之乎。抑耗其物產以富之乎。彼必曰饒富而耗貧。又詰之曰、百人耕而養一人。與一人耕而養百人。孰為饒。孰為耗。彼必曰耕一養百者耗。耕百養一者饒。然則機器果不容緩矣。用貨之生齒。遠繁於昔。而出貨之疆土。無闢於今。其差數無異百之於一也。假而有貨焉。百人為之

不足。用機器則一人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人也。一人百日爲之不足。用机器則一人一日爲之有餘。是貨百饒於日也。日愈益省。貨愈益饒。民愈益富。饒十則富十倍。饒百則富百倍。雖不識九九之人。不待布算之勞。可定其比例矣。人特患不能多造貨物。以廣民利耳。或造矣。而力未逮。或逮矣。而時不給。今用機器。則舉無慮焉。其爲功於民何如哉。稱天之德。不過日造物而已。而日奪民利何耶。且所省之人工日工。又將他有所興造。利源必推行日廣。豈有失業坐廢之虞。譬之一家焉。伯製器。仲販運。叔耕以供養。季織以供衣。若用機器助力。伯所製器必加多。用機器運物。仲又舍其販運而增製器。機器無衣食之費。叔季初不加其供億。益將委耕織於機器。而增製器。以視向者所獲。不既多乎。難者又曰、機器興。物產饒。物價宜廉矣。而歐美反貴者。何也。曰、此機器之所以利民也。小民窮歲月之力。拮据辛勞。以成一物。豈不欲器多得値哉。而價止於此。此其可哀甚矣。盖物價之貴賤。隱視民命之重輕以爲衡。治化隆美之世。民皆豐樂充裕。愛惜生命。不肯多用人力。人亦從而愛惜之焉。故創造一物。即因其力之可貴而貴之。苟或不貴。固不急於求售。亦將不復造。且民皆富矣。

雖多出値。復何吝。然非機器。又何由皆富厚若此。機器用而物價貴。又以見機器果非奪民利矣。中國之民。至鬻其身以爲奴隸。驅使若犬羊。槩役類重囚。然尙爲美國南洋所迫逐。而不遑得食。身且如此。更何論所造之物。此所以雖賤極猶莫能售也。乃今之策士。又曰中國醇俗龐風。爲不可及也。工價之廉。用度之儉。足以制勝於歐美。轉若重爲歐美憂者。嗟乎、此何足異。中國守此不變。不數十年。其醇其龐。其廉其儉。將有食稿壤。飲黃泉。人皆餓殍。而人類滅亡之一日。何則、生計絕。則勢必至於此也。惟靜故惰。惰則愚。惟儉故陋。陋又愚。兼此兩愚。固將殺盡含生之類。而無不足。故靜與儉。皆愚黔首之慘術。而擠之於死也。夫以歐美治化之隆。猶有均貧富之黨。輕身命以與富室爲難。毋亦坐擁厚貲者。時有禍之心以召之歟。則儉之爲禍。視靜彌酷矣。

假貸於人。而歲責子金百之一。世必謂之薄息矣。易以月則厚。易以日則愈厚。是猶一與十二與三百六十之比也。執藝於肆。歲成一器。雖獲利百之十。世猶謂之賤工矣。易歲以日。富莫大焉。猶十與三百六十之比也。稗販於千里之外。歲一往還。雖獲

利十之二。世猶謂之奢貴矣。歲百往還。則倚賴莫倘焉。猶二與百之比也。故夫貨財之生。生於時也。時糜貨財歟。時嗇貨財豐。其事相反。適以相成。机器之製與運也。豈有他哉。惜時而已。惜時與不惜時。其利害相去。或百倍。或千倍。此又机器之不容緩者也。時積而成物。物積而値必落。於是變去舊法。別創新物。以新而救積。童子入市。知所決擇焉。而値自上。又有新者値又上。人巧奮。地力盡。程度謹於國。苦窳絕於市。游惰知所警。精良偏於用。西人售物於中國。則以其脆敝者。云中國喜賤値也。喜賤値由於國貧。國貧由於不得惜時之道。不得惜時之道。由於無機器。然則機器興而物價貴。斯乃治平之一效矣。治平進而不已。物價亦進而不已。衰國之民。饔飧不給。裋褐不完。雖有精物。無能承受。而不解事之腐儒。乃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強抑天下之人。使拂性之本然。而相率出於儉。物價自不能遂其儉。而孤以騰踴。其初以人謀之不臧。而諉過於天。其繼窒天生之富有。而以制人。自儉之名立。然後君權日以尊。而貨棄於地。亦相因之勢然也。一旦銜勒去。民權興。得以從容謀議。各遂其生。各均其利。杼軸繁而懸鶉之衣絕。工作盛而仰屋之嘆消。卝禁弛。誰不輕

其金錢。旅行速。誰不樂乎遊覽。復何有儉之可言哉。且驗之幣政。又有然矣。上古之時。以有易無。無所謂幣也。風化漸開。始有用貝代幣者。今美洲土番。猶有螺殼錢。即中國古時之貝。可爲風化初開之證。久之民智愈啓。始易以銅。又久之易以銀。今西國又進而用金。使風化更開。必將舍金而益進於上。夫治平至於人人皆可奢。則人之性盡。物物皆可貴。則物之性亦盡。然治平至於人人可奢物物可貴。則無所用其歆羨咋援。相與兩忘。而咸歸於淡泊。不惟奢無所吱耀。而奢亦儉。不待勉强而儉。豈必遏之塞之。積疲苦之極。反使人欲橫流。一發不可止。終釀爲盜賊凶叛。攘奪篡弒之禍哉。故私天下者尙儉。其財偏以壅。壅故亂。公天下者尙奢。其財均以流。流故平。

夫財均矣。有外國焉。不互相均。不足言均也。通商之義。緣斯起焉。西人初亦未達此故。以謂通商足以墟人之國。恐刮取其膏血以去。則柴立而斃也。於是有所謂保護稅者。重稅外入之貨。以除拒其來。鄰國不睦。或故苛其稅。藉以相苦。因謂稅務亦足以亡人國也。而其實皆非也。一父有數子。數傳之後。將成巨族。西人詳稽夫家之登耗。每一歲中。生死相抵。百人可多一人。使無水旱札癘兵戈及諸災告。不數十年。本國之

物產。必不能支。將他闢新土。而勢處於無可闢。則幸而有外國之貨物輸入而彌縫之。不啻為吾之外府。而歲效其土貢。且又無闢地之勞費。自然之大利。無便於此者。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兩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西人商於中國。以其貨物仁我。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則所易之金銀。將不復持去。然輒持去者。詎令我之工藝不興。商賈不恤。而貨物不與西敵乎。即令中國長此黜黯。無工藝。無商賈。無貨物。又未嘗不益蒙通商之厚利也。已既不善製造。愈不能不仰給於人。此其一利矣。彼所得者金銀而已。我所得者千百種之貨物。貨物必皆周於用。金銀則飢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以無用之金銀。易有用之貨物。不啻傭彼而為我服役也。此又一利也。或以為金銀即貨物。金銀竭貨物亦亡。是無礦之國。則可云爾矣。中國之礦。富甲地球。夫誰掣其肘。攙其指。不使其民探之取之。而僅恃已出之支流。以塞無當之玉巵乎。此之不明。而日以通商致貧。蓄怨毒於外國。不自振奮。而偏巧於推諉。惰者固莫不然也。夫彼以通商仁我。我無以仁彼。既足愧焉。曾不之愧。而轉欲絕之。是以不仁絕人之仁。且絕人之仁於我。先即自不仁於我矣。絕之不得。又欲重稅以絕之。稅固有可重者。

此稿未畢

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我所思兮老父身。欲往從之天造屯。萬斛深悲奈難遣。星河西落未成眠。懷中七首霜氣冷。腰間佩環風聲靜。自知此行難生還。情似荊軻辞燕境。勿謂裙釵料事危。陽氣向處山可摧。勿謂妙齡不堪戈。至誠固有鬼神知。去國匆匆十裘葛。姻戚半散半枯骨。談志俱是異鄉人。照心惟有一輪月。月横太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我所思兮東海端。欲往從之水路難。海端有國名扶桑。俗與風光皆雅嫺。綿綿皇統垂萬世。昭昭威名及遐裔。士重信義輕末利。小心翼翼仰聖帝。孤棹嘯風琶湖舟。萬古含雪芙峯頭。花香一目千樹春。月高八百八島秋。此地眞箇桃源洞。隔天夜夜入吾夢。仙槎欲探猶未探。風塵之中至秋仲。月横太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我所思兮東海人。欲往從之關山難。羨君錦衣歸鄉日。悲妾虎窟探兒辰。妾今一去何日復。歐雨米煙夢相逐。妾今一去何處會。靑雲黃壤豫難卜。想昔踔水乘輿船。

東西奇遇殘春天。月下攜手花落處。淸風拾翠水流邊。嗚呼、疇昔之日無此歡。今宵豈又有此歡。千行淚沾紅綃袖。一雙影映亞字欄。月橫大空千里明。風搖金波遠有聲。夜寂寂兮望茫茫。船頭何堪今夜情。

歌詞慷慨。紅蓮述之亦聲聲入破。秋角帶霜。如號古戍。風泉和月。似瀉寒灘。彈希鏗爾。散士曰。睠懷往日。徒增悲傷。嗟乎、舟遭蹄水。花會竄谿。高談娛心。哀音順耳。白日已匿。繼以朗月。歌舞漸止。携手共步庭園。花香馥郁。山河如煙。當時余顧曰。此樂難再。咸以爲然。今果天涯離散。幽蘭范卿。化爲異物。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悲如何。紅蓮曰。當時船中又有使妾等疑者。有一婦人屢見妾等于甲板上。後與之語。辭氣慷慨。頻悲國家之傾覆。又能詳東洋之形勢。談笑間涉及貴國之風光。該婦更豔稱日本之志士某。妾詢以志士之容貌行事。極像郞君。妾心有所憚。不敢問其姓名。郞君知之乎。散士傾首曰。僕素不識此等婦人。豈非變身託事。探三君之形跡者乎。紅蓮曰。妾等亦疑之。故不敢明其實。又曰自是羈旅之孤客。軟弱之婦女。宜策奇謀。以欺西國之君臣。而語奪幽蘭將軍之事也。

經八日。船抵西國加亞津。直入西都。投一逆旅。猶恐國人有知女史者。託病不出。妾獨步城邊。窺牢獄之規制。探囚徒之形狀。歸而共議計畧。旣而聞幽蘭將軍在城西之獄。而此獄環深濠。築高壁。雖雲梯不能渡。飛鳥不可越。古來王公將士。死于此中者。不知幾千。幽蘭將軍以名高爲怨之府。故守衛警嚴。國人尙且不能近。是以百計千慮。亦無良策可救之。已而荏苒數日。衢說街談。所聞不一。或謂將軍病于獄中。或謂將臨死刑。女史聞之。憂愁愈切。一日范卿出市。詳探守城長之人。歸告妾等。妾因擬往古之小說。策一奇計。而謀于二人。女史曰此兒戲耳。雖然、今親戚故舊。半罹陷于干戈之慘酷。半放謫于萬里之山海。無可與謀者。且夫如佛將羅柄斗逃澳國之獄。拿破崙三世遁破燕之城。其策固非天下之奇。以識者觀之。不免類於兒戲。雖然、及陷于穽中。勢積威約之漸。僥倖萬一之外。無可爲者。范卿曰、曠日彌久。常易釀變。變故一生。智者難施其策。不若速試之。至其成敗。則聽于天矣。且聞守城長好色貪財。往年喪妻。今求伉儷。乘其驅車而過城邊。紅蓮女史之策。可以行乎。

翌日妾遂紅粉盛服。乘凉城邊。時行人漸稀。見有一二車馬往來而已。少焉有一雕車。

轔轔蹴塵而至。則守城長之所乘也。心竊喜之。及車漸近。徐仰其顔。時秋波一轉。亦少顧如笑者。妾故爲迷途相失之狀。其車亦行差緩。於是妾疾步先之。或顧或近。行五六町。白日已沒。景物糢糊。妾乃揖更近之。執其綏。留其車。慇懃告之曰。妾美國之産。頃者遊貴都。舍東街之逆旅。今携友乘涼城邊。偶相失。數問路人以歸路。以言語不通。莫能解者。而日暮途窮。進退兩難。焦苦萬狀。且婦人夜行。君子之所戒。文明社會之所禁也。妾敢以無半面之識。冒瀆尊嚴。爲行路之妨。罪無可逭。雖然、幸憐異鄉之困厄。指敎歸路。則銘感實深矣。主城長曰、僕守城長王羅也。令娘方此薄暮。彷徨道左。僕心已竊怪之。使令娘早告之。何至疲勞至此乎。若不妨令娘之事。乞同車。引至貴寓。妾深謝其厚意。直上其側。輙使御者疾馳。而故爲媚態以試其心。似甚易交者。既而車至逆旅。彼執妾手曰。他日更相訪。幸自愛。即欲回轅而去。妾知其尙有眷戀之情。止之曰。閣下賤妾之恩人也。若無閣下。妾不知如何困厄矣。深恩厚義。銘肝莫忘。夫豈可徒勞而歸哉。乃導之客房。迎意裝情。更招幽蘭女史曰。此葡萄牙之人。久在美國。與妾最相善。今携手同來者也。爾來得淡水之交。蒙清明之敎。是

妾等所願也。又厚勞其御者。散士曰。以令娘之色。行此計略。誰不入于陷穽中乎。紅蓮忽然紅潮上頰。曰郎君勿弄妾。且忍笑而聽妾所談。既而守城長辭旅館去。翌日折簡深謝其厚意。陳縈戀不忘之情。且答以葡萄美酒。與珠玉錦繡。彼復表眷慕之意。以明日再來訪。三人喜計之得行。頻對時表。待晷陰之移。漸至次日薄暮。守城長策肥馬。衣輕裘。來訪旅館。妾亦輕羅長繡。極裝姿態。迎之客房。恭應敬對。如接王公者。而又絕不置畛畦于其間。守城長熙熙而語。怡怡而笑。盡傾腹心。情瀾不竭。妾仍設言曰。希期明日黃昏。共與令閨携手。枉駕敝廬。使妾得拜花顏接玉姿可乎。守城長掀長髯曰。僕實隻身無耦。妾曰閣下勿欺余哉。守城長曰。僕非虛言也。不幸妻喪。已經三載矣。妾更謂曰。以閣下有如此之丰采。有如此之仁慈。且有如此之尊位高爵。欲求伉儷。於美人才女。唯其所望。故雖未行六合之禮。兩情已誓偕老矣。守城長曰如令娘所言。令娘之事耳。僕何足欽羡哉。妾曰閣下未知之耳。且語妾之往事。妾原生美國之富家。父曾爲汴州刺史。頗有令名。有一兄。夙潛心于博物學。及長。其志愈堅。有友某。其父西國之人也。學識深遠。高出儕輩。至今想之。容貌言語。頗肖閣下。

年齡亦與閣下相伯仲。常相往來。頗鍾愛于妾。妾亦漸相親。心私許之。遂納幣帛。收羔雁。不日結婚媾之義。雖然、未及移輿。偶老父罹病。無幾而死。自是吾兄大結四方豪傑之士。欲周遊五洲。以擴博物之學。探北洋之極。以計千載之名。雖然、以父老而未果。於是將欲縱其志。妾與母危之。力止之不可。某固贊兄之志。共告母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輩豈可與市中少年爲伍。徒樂太平無事。送一世于悠悠之間哉。鞭勁風。叱怒濤。遂超北洋。當時天下之人。皆高其志。藉藉稱譽。且悲且喜。惟翹足待其衣錦歸故鄉耳。無如自船一去。既至一年。而無片音之報。世人唯傳云。船破北洋之堅冰。驚北海之鯤鯨。既近北極。後又經北海。更不接音問。母憂之病發。骨肉日瘦。神心共疲。時新報報曰。瑞典北洋巡船。過北極一島。見美國北洋巡船。其船爲積冰所封也。器破食盡。人畜悉死。及母聞此報。病革空歸黃土。妾喪兄。別良人。而又失母。悲哀痛悼不能堪。漸此身亦罹于病。病在蓐殆一年。至今春。身始覺快。交友親戚。勸遠遊歐洲。踰秀山。渡明水。以清敘幽欝。妾乃航英國。遊佛國。自瑞士至意大利。遂來貴國。貴國之風光。實使妾樂目。寒溫亦適妾身。漸有忘歸之思。但妾今受

父母與兄之遺產。以婦女一人之力。不能管理之。欲得雄才高風之君子。以託一生。而素願未達。天下之廣。丈夫之多。妾無適意者。彼慰曰若使令娘之言眞。僕乞盡畢生之力。以護令娘之身。使安一生可耳。雖天荒地老。此心仍不渝也。妾陽爲喜悅之色。飾言搆事。百媚千阿。唯恐有失其意之狀。於是彼意氣飛揚。喜不可言。其後每夕馳車來訪。訪必有綺羅之贈。妾等見熟于機業。知計畧之可行。一日相與同車。過城西下。妾仰望城壁。問曰壯哉金城湯池。是國王之居乎。守城長曰否。我所典之圜堵也。古來侯伯之命。捐生此中者。不遑僂指。今亦有大逆無道之徒。待命其間一二百人。妾故驚曰。噫果然乎。雖身乘鶴翼。人架雲梯。想難飛越。獄中堅牢壯嚴。復無可比。恨不能一見城中。以爲談柄。守城長曰僕司其管鑰。令娘欲見之。何難之有乎。將卜吉日。携手而遊。與令娘同行之女史。亦與俱往如何。約次二日而去。三人仰天祝曰。旻天未棄我。好運漸循環。妾曰好運如此。爾後之計畧。如何乃可。欲償宿望。在此一舉。妾不知其奇謀之所出也。幽蘭女史曰。妾有一計。想必能行。紅蓮女史與守城長携手。飾情巧言。以攬彼心。使妾尋認老父。得行密計。彼信妾等爲美人。又侮妾等爲

婦女。必無介意。乃語其妙計。皆曰妙計可行。至于期日。守城長來迎。勳章聯於胸前。寶劍掛於腰際。燦爛奪目。煌煌與日光相映。殆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胸無一物之賤丈夫哉。妾特止范卿。託之後事。且告曰若不幸計洩。而事不成。亦生無相會之期。范卿勵聲曰。誠心一到。何事不成。今臨大事。勿抱不祥之念。發不吉之言。令娘之妙計。必可適中。若不成。老奴別有一計存。無以爲念。相分到城門下車。妾與守城長携手。或巧言令色。使喜彼心。或怨言於嗟。以牽彼情。又思他事之無遑。幽蘭女史尾其後。務爲談笑之態。已而入于牢獄。因入慘狀。誠不忍見。於是不覺凄然傷懷。泫然流涕。問於城長曰。想此中不乏鼠竊狗盜之徒乎。守城長曰然。乃指南隅一室曰。在彼處者。頓加羅之愛將。幽蘭將軍是也。彼與皇兄擧兵。不勝而遁。遊歷歐洲諸邦。與意大利之娥馬治。及佛國之巖鳖跎相結託。竊自佛境入我國都。欲募同志以擧兵。僕幸捕之。得以鎭國亂於未萌也。妾聞之意飛氣躍。且喜且憤。目指幽蘭女史。女史亦漸首肯。到于南隅。守城長隔窓與將軍一揖。將軍容貌魁偉。肉落骨立。白髮皎髯。蓬蓬如雪。雖年既老。猶有馬上顧盼之風。妾時有薔薇花挾于襟。執與將軍曰。

此稿未畢下期續錄

桂湖村遊集上野鶯亭陸實君即夕索詠口占　　更生

不忍池邊詠諡簪。萬家煙樹俯花南。滿坐無言心已醉。梅仙染墨寄征衫。
博浪椎秦起大風。事無成敗亦英雄。只今東海逢黃石。走入梅花飛落江。
東台一戰兆維新。今日鶯亭無限春。風雲感慨從來事。抱臂憂傷酒入脣。
鶯亭花月眞無賴。上野裙裾照早春。最是新亭好風景。河山故國正愁人。

題酸道人風月琹尊圖　　倉海君

天風吹琹作變聲。擧尊喝月月倒行。是何年少發奇想。海天漠漠扁舟橫。七絃誰遺補文武。
九醖誰敎變儀杜。人間又見懷葛民。此琴此尊兩太古。古風不作古月沈。靑天碧海愁人心。
詩中說酒十八九。寄愁更撫無絃琹。琹鏥寒厓老桐幹。焦尾先聞爨下歎。手中之尊何丹黃。
誰知半作溝中斷。五湖久厭扁舟游。眼中突兀大九洲。有風月處便小泊。素琹自鼓靑尊留。
君絃忽新臣絃舊。宮聲頓啞數窮九。舍風不御月不捉。悲歌扣舷速呼酒。此時之風雌不雄。
月生月死天夢夢。眼看海水忽四立。黑風驪月西回東。振徽未忍琹碎玉。皇義授我新翻曲。
一彈再鼓八風靖。月照瑤尊酒光綠。携琹不上謌風臺。紛紛猛士皆巤才。即看賦月亦詞贅

瑣屑文譙張尊罍何如移尊酌滄海夜半琹聲行大螺風輪轉地月轉天萬里雲霓發奇彩呼風入琹月入尊揮斥八極開天閽封姨對花不能虐羿妻竊藥不敢奔琴不必響泉作記尊不必窪中銘字風月常新遍留印席地幕天知許字誰與圖者酸道人誰與歌者倉海君聞歌九天下廣樂披圖四海生酒雲吁嗟乎男兒生當繳大風射妖月聽奏鈞天醉天闕下贊虞琴鼓瑤階手酌衢尊萬方悅不然吟風弄月亦可嘯逕當浮海從宣尼海山學鼓猗蘭操百觚侍飲隨鳳嬉安能鬱鬱久居此琴絃不張尊酒止驚風烈烈月睒睒老我愁心大海水誓刄海若天辟吳道人得我道不孤鳴絃著我酒船裏更寫平分風月圖

戊戌橫濱倡祀孔子徵信錄

橫濱闔埠華人倡祀孔子啓

際强敵交迫。盜賊滋熾。人心渙散。國勢危急之秋。而與之言崇先儒之教。尊孔子之道。莫不曰不急之務。迂遠於事情哉。然推原夫强敵若是。盜賊若是。人心若是。國勢若是之故。豈有他哉。無教使然耳。今環球而國者。大小數十餘。其所以能自立於天下。而不爲人弱者。以有公法在也。而其能守公法而行之者。又以有教化之美。文明之國也。中國之大。民數之多。甲於諸國。而西人以半教相詆。等於野蠻。凡諸國國際之公法。皆彼族借之以行其挾制之術。而我無與也。乃者庚申之役。神京淪陷。彼兵之入我城者。皆踰城而行。我國人士。習而不察。不知彼寔倣羅馬滅野番之例。而不以敵國之禮相待矣。稱孔子者一則曰摩西。再則曰政治家。不知彼寔以舊教相待。而不以生民未有之教主相尊矣。時至今日。橫議益衆。彼燄彌張。吾教愈衰。時局尤亟。於是借鬧教之名。窃膠州之地。燬先聖之像。抉先賢之目。群起競逐。大肆咆哮。罷我疆吏。分我鐵路。奪我險要。攘我礦產。干我郵政。握我兵權。預我訟獄。嗚呼、彼之侮我。何其暴耶。而我之自弱。何其極耶。夫彼既藉教以自强若此。而我反忘教以自弱若此。又何愚耶。吾嘗見日本之篤守儒教者。猶日懸聖像於左右。以示尊親之意。我中國號稱儒教之祖。其所謂士人者。除得第之日。始獲一遊聖殿。而瞻拜聖像。其億兆之學子。百千之學堂。日所尊奉而膜拜者。非文昌則魁星。而孔子無聞焉。嗚

呼、士夫猶如此。則小民無論矣。海外更無論矣。以此言教。名雖尊之。而實則抑之。名雖親之。而實則疏之。烏足以言教哉。今夫佛教固息微之時也。數年以來。日本和尚。猶能傳其教於中國。其政府照耶教之例。以保護之。夫日本豈徒尚尊教之名。而固與異教相頡頏哉。蓋其意欲謀人家國。不能不收其人心。收其人心。不能不借教以誘之耳。此其術比兵戰商戰農戰工戰而尤毒也。大地諸國。奉此以墟人宗社者。何可勝道乎。吾國士夫。不知此義。怯于教案之故。迫爲因噎廢食之謀。禁言孔教。以媚他族。嗚呼、何其計之左歟。此言也。實教禍之胎哉。西人之傳教也。上則有君相以獎勵之。下則有師友以鼓舞之。其有能建立拜堂。導人入教者。則賞以清爵。即或身入異俗。陷於非命。其政府則從而理論之。其報館則從而播揚之。其教會則從而旌顯之。用能養成風俗。人懷自勵。遍行五洲。而駕乎諸教。今中國國體之弱。縱踵其法而行之。未必其能至是也。況夫厚於彼教。而薄於已教。不爲助之。而反以阻之。不爲勸之。而反爲忌之者乎。且夫屈我而伸人。讓敵而責已。使於種有所保。國有所強。身家有所安。則猶可言也。然試問無教之人。本源已失。而責以種國身家之重。能乎否乎。洪逆之亂。吾幾不國。然卒定大亂而致中興者。皆由胡曾左羅諸公。講求孔孟程朱之學來也。中國談洋務三十年矣。以不尊孔教徒事西學之流。濫竽其間。此所以有甲申甲午之敗也。自茲以後。大勢益危。他日能濟大艱。持大局。爲種國身家之所繫者。其必在力倡孔教之人乎。今日中國之禍。莫大於教案。蓋存亡之所在也。然推原其故由於各國不認我爲敎化之國。於是保護者只有耶蘇教。而孔子不得與焉。若人人皆以孔教爲心。傳其教於五洲。則各國當以公教相待。一律保護。此時自無教禍矣。此保全中國之第一要事。然知斯義者寡矣。夫教猶國也。已能自立。則各國以平等相待。認其自主。無復有相欺之事。吾昔欲與日本志士。立一孔教會。以

爲興亞之法。日人曰。中國今日人心不一。國勢之衰。誠患無敎。然孔子出于支那。支那不能行。何望日本。吾等祇可作會員耳。不能作會首也。吾因是而罷議焉。　考儒敎之初。魏文漢武。即立博士。洎漢武之世。罷黜百家。獨尊孔子。丁斯時也。家奉孔子之敎。人守孔子之道。士無異行。鄉無異俗。政治之美。人才之盛。爲古今冠。魏晉之間。取跅弛之士。尙莊老之談。儒術衰息。斯文掃地。至五胡之亂。而民無噍類矣。播及隋唐。重詞章。佞佛學。以周公集大成。而黜孔子爲先師。立太公曰武廟。貶孔子爲文廟。吳培顏眞卿之徒。尤復無知妄作。大倡謍言。定婦女不得祀孔子之禁。至宋明諸儒。雖力尊聖學。然言之太高。苦而難行。尊而弗親。譬之偏安割據。僅足圖存。非復大一統之基業矣。我朝開國之始。朱學盛行。乾嘉而後。崇尙訓詁。大義昧沒。豐蔀天下。於是六經束閣。等於焚書。士智鄙塞。有如聾瞽。葢敎之所存者寡矣。況値异類相迫。外敎侵軼者乎。夫敎既不保。則種何有焉。種既不保。國何有焉。國既不保。家何有焉。家既不保。身何有焉。敎之所繫。不綦重哉。每念及此。能弗恫耶。昔康熙二十四年。聖祖仁皇帝遣大臣吳涵爲民祈福於孔廟。大哉 皇猷。葢深知種國身家之甚有賴於敎哉。惜薄海士庶。不知斯義。上違 聖意。故有今日之禍耳。頃憂危益切。士習頓變。桂之聖學會。湘之南學會。京師之保國會。皆能遠法先聖之深意。掃除千年之惡俗。而大倡孔子之敎者。海外遡聽。欣忭奚極。既倡學校以育人才。設報舘以開民智。立戒煙會不纏足會以除錮疾。今復崇祀孔子。以定其一尊。端其趨向。庶幾推行漸廣。風氣漸移。收已去之人心。弭未來之隱患。光聖敎於异域。作屏藩於漢室。則亦區區之心所竊自幸矣。

倡祀孔子章程

一崇祀孔子。自今年八月二十七日聖誕始。此後永遠垂爲定例。

一現當開辦之始。未能建立孔廟。擬先在中華會舘。設立聖像。以昭肅敬。

一聖誕日闔埠各舖戶一律升旗張燈致賀。

一聖誕日闔埠不論男女老少。皆當親到會舘行禮。上午則男子恭祝。下午則女子恭祝。以示區別。

一聖誕日凡致祭者。皆守禮經燔柴之義。香燭寳帛之類。一切省免。

一今年開辦之初。聖誕日闔埠公舉董事四十五人。以勷辦此事。每年公舉一次。以十人爲額。此後垂爲定例。

一聖誕日不論工商。闔埠停工一天。如有要事。不停者聽。

一聖誕日祀孔子畢。即在會舘宴飲。以隆此舉。

一凡祀孔子者。每人例捐銀七毫五仙。與宴飲之事者。例捐銀貳元。若能多捐者聽。

一自今年崇祀聖誕後。闔埠華人。除用光緒紀年外。當兼用孔子紀年。以示尊王保敎之意。至於西人禮拜之日。即孔子七日來復之制。亦宜恪守斯義。以示不忘（海外之人。習氣甚深。幾不知有孔子之敎。故復行此義。以昭敬愛而示不忘。）

一開辦章程。及尊聖歌。將來都輯成書。遍派中外。使人朝夕諷誦。勿背其本。

一各捐欵。除聖誕日支銷外。即貯會舘中。作下年經費。

戊戌年董事

吳植垣先生 阮翹生先生 鄭席儒先生 張惠霖先生 李潤璋先生
新隆大寶號 福和大寶號 萬泰大寶號 廣生和寶號 林北泉先生
廣萬泰寶號 華生大寶號 昌記大寶號 明安大寶號 萬和大寶號
廣勝隆寶號 協泰源寶號 德泰大寶號 捷裕大寶號 鄺餘初先生
德隆大寶號 張勉之先生 陳璟常先生 方瑞軒先生 鮑嶽常先生
楊祖顏先生 曾贊魁先生 容伯楚先生 馮紫珊先生 同發大寶號
鄭曉初先生 鄭壽康先生 馮鏡如先生 盧桂園先生 陳柏昭先生
採芝堂寶號 盧昭硯先生 盧蘭襄先生 曾卓軒先生 歐渭南先生
李仁耀先生 鄭稚亭先生 鮑芳昭先生 曾冠深先生 裕昌大寶號

清日聯合崇祀孔子聖誕啓

嗚呼。興亞其宜哉。歐洲自羅馬一統之後。變爲列國。其君臣有勵治之心。其家國有競立之志。舉歐洲全境。無一曠土者。故西土之勢既成。而東漸之謀愈亟。蘇彝士之河通。而亞西爲墟矣。西伯利之路成。而亞東日危矣。百餘年間。亞洲十數國。曰印度曰波斯曰緬甸曰南掌 曰安南曰河富汗 曰俾路芝曰阿剌伯。其或削或亡。無有瓦全者。今危而獨存。孤而獨立。惟支那與日本耳。若猶庸衆鶩散。不相聯合。則是開門而揖盜。引虎而自衛。庸有幸乎。覽美與土著之衰滅。觀高加索種類之漫衍。能無懼耶。昔英救突厥之危。美保全洲之局。此二國者何愛於突厥南北美洲諸小國哉。葢救鄰

即所以救已。保衆即所以自保也。乃者深識之士。畧明斯義。咸切杞憂。興亞之會。亞東之報。雲起霧集。不絕于耳。然人心未定。衆志未一。或倡而未成。或成而未廣。數年以來。未見其大效者。今特刱祀聖之會。爲清日相聯之策。起點于東洋。播流于亞土。國是既定。大勢已成。則近之可免歐人噬臍之患。遠之可爲混一全球之計。小之可釋二國昔日之嫌。大之可明孔子大同之旨。亞東志士。其無同情乎。抑各自爲謀。而一任歐人之侵略。而莫之或救也。

捐欵列左

海產行同裕堂　捐銀壹佰大圓
鄭席儒　捐銀陸拾大圓
渡邊福三郎　捐銀伍拾大圓
大谷嘉兵衛　捐銀參拾伍大圓
安達二三郎　捐銀參拾大圓
辻孝助　捐銀拾伍大圓
增田增藏　捐銀拾伍大圓
徐勤　捐銀拾大圓
左右田銀行　捐銀拾大圓
順和棧　捐銀拾大圓
渡邊庄次郎　捐銀拾大圓

鄭壽康　捐銀陸拾大圓
陳環常　捐銀伍拾大圓
繆福培　捐銀肆拾大圓
岡野利兵衛　捐銀參拾大圓
吉永仁藏　捐銀拾伍大圓
安部孝兵衛　捐銀拾伍大圓
大戶屋　捐銀拾伍大圓
陳和澤　捐銀拾大圓
鮑芳昭　捐銀拾大圓
捷裕號　捐銀拾大圓
永義和　捐銀拾大圓

本館告白

啓者本館照前時務知新報例每年出報三十三冊減實價洋四元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第一期報至本年十月初一期報止即足三十三冊之數以後陸續出報如尚蒙 賜閱按冊加收如有不自第一冊 起閱者推後派足三十三冊之額即算全年至定閱半年則以十六冊計取費二元二角

一代派諸君收到報章所有實銷數目務請隨時報明以便裁印

一本館開辦未久經費浩鉅請各代派處定於華歷四月前一律將報價收清匯寄來館俾資挹注不勝感激之至

本報改定章程告白

本報開設僅數月承海內外有心人稱許銷售已至三千餘分惟本報宗旨專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爲主義今更加改良特取東西文各書報中言政治學理財學者擷其精華每期登錄數葉因政治等學爲立國之本原中國向來言西學者僅言藝術及事蹟之粗跡而於此等實用宏大之學絕無所知風氣不開實由於此本館既延請通人多譯政治理財學之書今復先按期登錄以供衆覽茲定自第十一冊起每冊分爲九類一本館論說二來稿雜文三中國近事四外論彙譯五萬國近事六政治學談七支那哲學八政治小說九詩文辭隨錄用特佈告望閱報諸君子鑒之

戊戌政變記成書告白

戊戌八月之變爲中國存亡絕大關係惟其事之本末層累曲折知之者少今有局中人某君將事之源委編輯成書託本館代印代售全書分九卷一變法實情二廢立始末記三政變前紀四政變正紀五政變後紀六殉難烈士傳餘附錄三卷記載詳盡議論精明將中國將來之局言之瞭如指掌有心人不可不讀之書也今已印成定於四月中旬出書如欲購者隨時函告本館及代派處可也

大同學校續捐已亥年經費諸君姓氏

任捷元翁　五元　同發寶號　五元　梁慶堂翁　五元　楊澄秀翁　五元

昌記寶號　五元　盛連慶翁　五元　吳肇芳翁　五元　鮑滔宗翁　五元

鮑世常翁　五元　王健堂翁　五元　李雁亭翁　五元　鄭培初翁　五元

阮用賢翁　五元　陳大焯翁　五元　關谷聲翁　五元　梁麒生翁　三元

羅子戎翁　三元　知我者　三元　鮑守彤翁　三元　蔡潤培翁　二元

本館各地代派處

東京神田區表神保町三番地　東京堂書店

西京西木屋町五條上ル山岡方　中西先生

福州閩報館

北京東交民巷筑紫洋行

香港上環海傍和昌隆

海參威復泰隆

仁川怡泰號

星加坡漆木街福興隆

檀香山嚴觀韶先生

舊金山大埠總派處都板街寶文報館

東京市芝區露月町十四番　丁酉社書店

神戶英七番天祥洋行

蘇州護龍街墨林堂

香港文武廟直街文裕堂

澳門大井頭知新報館

玻璃昌和泰

朝鮮京城漢城新報館

星加坡叻報館

檀香山華夏報館鄭翼南先生

大坂市東區谷町一丁目　梅清處塾

上海北京路商務印書館

天津國聞報館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聚文閣

海參威永恒昌

黑龍江華昌泰

星加坡衣箱街天南新報館

雪梨金山東華新報

發行兼編輯人　英國人　馮鏡如

印刷人　橫濱市伊勢町三丁目六十五番地　鈴木鶴太郎

發行所　橫濱居留地百三十九番館　清議報館